



鹏城之暖

华华



“鸟飞返故乡兮，狐死必首丘。”故乡似乎应该是唯一的。但假如不那么刻板的话，其实很多人的故乡不止一个。有人将读大学的城市称为第二故乡，有人将插队落户的城市视为第二故乡，也有人将当兵的驻地当作第二故乡。就我自己而言，至少有三个故乡。

罗定，我履历表籍贯栏填写的城市，与我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地方，毫无疑问的“第一故乡”。广州，我的户籍所在地，读书工作生活的地方，毋庸置疑的“第二故乡”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有个情感意义上的“第三故乡”——惠州。

惠州，这座大文豪苏东坡生活过，写下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城市，原本跟我并无关联。从我所知道的祖宗多少代，我们家族就是土生土长的罗定人。而惠州与我们虽同属广东，但两座城市一东一西，相隔甚远。在过去交通不便的年代，对我的先辈来说，惠州是遥远而陌生的，他们可能终其一生也不会踏足这座城市。

我们家族最早与惠州这座城市产生联系的人，是我的伯父。20世纪60年代，他从部队出来，分配到惠州工作。而我与惠州的缘分，可以追溯到三十多年前一个冬日。出生刚满月，我就随父母前往惠州，并在那里

度过人生第一个春节。后来我的父母打起“超生游击战”，迫不得已放弃惠州的工作，打道回乡。

几乎所有亲人，都沾过伯父的光，当然包括我。我小时候体弱，动不动生病啼哭。父母为我烦透了心。每当我一哭，他们便会吵架，导致我差点成了无辜的牺牲品。是伯父，在我生命中扮演着守护神的角色。从小到大，每次遇到困难、缺钱、生病，家里人解决不了就会说“你去问问伯父”。

伯父对我向来是寄予厚望的。每年寒暑假，他让父亲或表哥带我到惠州度假。能逃避繁重的农务劳动而到城里享福，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，无疑是幸运的。因此，村里人老朝我开玩笑说：“你就好，有棵大树可以依靠。”

多年后，伯父提起他的初恋，他的中学同学，一位美丽的姑娘。对方与我们同一个镇，已经来我们家拜访过我的爷爷奶奶。如果伯父不是去当兵，十有八九娶了那位姑娘，像祖辈一样在老家创地。当兵改变了他的命运，也改变了那姑娘的命运。

跟我提起年轻往事时，伯父已经七十多岁。有些人有些事，他还是念念不忘。然而不可否认的是，伯父改变了我们家族的命运，成为

后辈学习的榜样。也因为伯父，我多了一个“第三故乡”。

作为有名的客家侨都，惠州使我领略到与老家不同的风景，在原本无聊的假期体会别样的快乐，庸常的日子增添新鲜的趣味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使我得以摆脱繁重的农务，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地静下心来阅读和感受生活。

与广府文化有所区别的客家文化气息，在每年特定的时期，像空气一样被我吸入体内。或者说，我像一只蹦蹦跳跳的小鹿，偶然闯入一片甚少涉足的密林，沾染上不一样的花粉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视野的开阔，足迹的延伸，我对这片天地由陌生到熟悉。有些东西，从最初接触的撞击，变成潜移默化地吸收，并且影响了我的性格。

惠州是一座美丽宜居的城市，山清水秀、民风淳朴，惠州西湖更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。居住其间，我总有一种惠风和畅的宁静与安逸之感。学生时代的我像一只候鸟，在那里度过很多个寒暑假。尽管每年只有那么几个月，但这座城市的人文气息、自然风光、人情味、美食……都使我对其感情随年月加深。

惠州见证我的成长，我见证它的发展。也许，我比不上当地人那么彻底地融入，甚至在他

们看来，我仍是一个过客。然而我知道，这座城市承载着我许多美好记忆和亲人的音容笑貌，我对它有一份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眷恋。

长大后，我一度害怕去惠州。因为眼巴巴盼着等着我的亲人衰老、离开，因为怕辜负他们的期望，也因为一种不知不觉升起来的“近乡情更怯”的感觉。不得不承认，这座城市终究成了我的一个故乡。

为了区别于另外两个故乡，我将惠州称为“第三故乡”。可是故乡，不管富饶抑或贫瘠，那也是故乡啊！纵然，不管故乡在哪，哪一个故乡，终会有物是人非的时候。然而多一个故乡，就多一份念想。这到底是一场注定的缘分，值得一辈子珍惜和感恩。

有一天，当我在惠州西湖畔踽踽独行，再也没有人打电话来催我回家吃饭。“人言落日是天涯，望极天涯不见家”“不知何处吹芦管，一夜征人尽望乡”“此夜曲中闻折柳，何人不起故园情”等诗句云烟似的纷纷冒出来，我忍不住仰天长叹，这故乡不一样了。

尽管惠州的山依然清，水依然秀，气味依然熟悉，可牵挂我的亲人在不在，感觉便真的不一样了。“已恨碧山相阻隔，碧山还被暮云遮。”我终于明白，人情才是故乡。

生活，值得慢

潘彩花

喜欢慢生活，像木心先生在《从前慢》里写的：“从前的日色很慢，车，马，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”深以为然，生活中的很多事情，都值得去慢慢品味。

慢下来，静静品味一杯茶。周作人在《喝茶》中写道：“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，清泉绿茶，用素雅的陶瓷茶具，同二三人共饮，得半日之闲，可抵十年尘梦。”闲暇之余，约上三两知己相聚喝茶聊天，最是惬意不过。

茶室间，茶汤清香，轻啜一小口，慵懒地倚靠在座椅间，内心的宁静和松弛感油然而生，大家絮絮聊天，言语如茶汤般自然流淌，或笑谈市井趣闻，或低语心底幽微，那些不必修饰的真诚，那些了然于心地颌首，都在氤氲茶气中酿成默契的温存。方寸茶席间，时光被拉得缓慢而绵长，仿佛窗外喧嚣纷扰的世界，不过是一水墨屏风中淡淡的远影，大家忘却了时间的快慢，放下了生活的烦恼，只是慢慢品味着茶汤在唇齿间散发的清香，细细感受着那清香在

舌尖散开的回甘。慢慢地喝茶，不仅是在品茶的香醇，更是在品生活的清静，让自己的心灵找到合适的节奏。

慢下来，好好赏一朵花开。听过这样一个故事：夏天到了，可寺中的荷花却毫无开花的迹象。小和尚急得团团转：“花不开了吧？”老和尚闭目养神：“急什么，时候未到。”小和尚日日张望，池面依旧平静。老和尚说：“让藕在泥里安睡。”半个月后，水面悄然探出好些青涩花苞。小和尚雀跃：“开了！”老和尚摇头：“开得快，谢得急。”又过几日，花苞才缓缓舒展，只见一朵朵盛开的荷花花瓣雪亮，硬是把脏水池子照出一半清光。小和尚凑近深深一嗅，清甜的香气钻进心里。他忽然懂了：有些事就像这荷花，你越守着、越着急，期盼的结果越是迟迟未到，肯等，才是养花人的真功夫。当我们把脚步放慢，用心去欣赏一朵花开的时候，我们会恍然，慢慢过好当下是何其重要。古人云：“临海煮酒闲观月，倚松烹茶慢赏花。”生活应该慢

下来，去赏一朵花开，去学一朵花开。

慢下来，去读一本好书，让灵魂汲取养分，让身心得到愉悦；慢下来，花时间陪伴家人，倾听他们的心声，和他们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，让陪伴和耐心创造更多的温暖与美好；慢下来，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，做一些自己喜欢且有意义的的事情，去慢慢感受生命的美好和乐趣。

毕淑敏说，“凡是自然界的好东西都是缓慢的，就像太阳一点点升起，花一朵朵开，粮食成熟、细水长流，这些东西都是慢慢来的。”慢慢，是个很好的词，慢慢成长，慢慢遇见，慢慢看世间的尘埃和岁月的静好，慢慢地认真做好每一件事。

慢下来，并非慵懒或拖延，而是去感受，去沉淀。生活，值得我们慢慢品味，在“慢”中，感受着生命中的细微美好，品味着心灵被触动的每一瞬间，让一切都在循序渐进里慢慢坚定、稳固。

坐在高铁上看“安中”

杨显志

像往年一样，今年暑假仍带儿子回湖南老家。起点站是高铁云浮东站，然后向西直抵广西梧州南站，再转梧州普通火车站，下午便可回到老家，整个行程只需五六个小时。行程中有一个小雀跃，便是坐在高铁上看“安中”。

动车自云浮东站驶出约五分钟，撕破隧道的黑暗后，便一下子冲进了云安六都镇。车在笔直的高架桥上风驰电掣，此时，只要往右边车窗外瞭望，熟悉的云安中学，就会展现在眼前。每当这时，我都会先提醒儿子，让他做好准备。说话间，动车已经到了云安中学正对面的高架桥上，直线距离不过两百米。从桥上俯瞰“安中”，“安中”的大门、前广场以及整个轮廓，都一览无余，清晰地呈现在眼前，那可是我为之奋斗了近30年，我的青春与理想扎根的地方呀！我迫不及待地告诉儿子：“快看快看，爸爸上班的学校。”儿子一听，连忙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兴奋地告诉我：“看到了，看

到了。”这过程，也不过几秒钟的时间，一眨眼的工夫，学校便在动车的呼啸声中迅速消失了，但那份熟悉与亲切，恰如微风从荷花水面掠过，熨帖而温柔。

动车在崇山峻岭中穿越一个又一个隧道，我坐在车上，也仿佛穿越了近30年的时光年轮。1997年8月底，当云安中学刚创建时，我和2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，成了第一批“拓荒牛”。那时，整个白沙塘一片荒凉，只有学校一栋四层的大楼耸立于这茫茫荒野之间。因为周围没有任何配套设施，学校经常停水停电，好像一座孤岛。学校也没有围墙，四周重重叠叠的群山，就是它天然的“围墙”。三五年后，当学校的大楼一点点盖起来时，一批又一批的教师却纷纷调走了。那时的我，内心也曾苦闷过，彷徨过，挣扎过。环顾茫茫群山，我心有不甘：难道我这一生也要被困在这大山里吗？那时的我，走出大山的愿望是多么的强烈！

然而，正当我在迷茫中急切地企盼着的时候，2010年广梧高速公路全线通车！公路从学校附近穿插而过，连通外面的世界似乎只是咣当一声，就一下子被打开了。更没想到，4年之后，南广高铁也全线通车了，这一次更近，动车从学校门口的高架桥上飞驰而过，与世隔绝的世界，从此触手可及。回家的道路不再漫长，要看世界说走就走，城市发展与珠三角的差距也逐渐缩小。路通了，车来了，山小了。过去那颗奔腾不息、浮躁不安的心，开始慢慢沉静下来。

人云：习惯的山坡不嫌陡，又云：此心安处是吾乡。近30年的岁月里，我就像一棵扎根云安的大树，发达的根系，早已通过云安中学这一主根，深深扎入云安这片沃土。

刚刚结束的这个学期，在最后一节课上，学生们出其不意地给我“炮制”了两个惊喜：一是我走进教室的一刹那，三个同学便同时举起

礼花筒，“嘭”的一声，顿时五颜六色的礼花，天女散花似的，纷纷扬扬地在我的头顶和身上绽放坠落，整个教室立刻沸腾起来，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；二是待我走到讲台边，发现讲台上放着两本学生留给我的纪念册，上面每个同学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感言和祝福。同学们都说：“老师，听说您明年就要退休了，这是我们送给您的礼物。”我动情地对他们说：“感谢同学们！这是你们对我整个教育生涯给予的最高奖赏！”

2016年7月，当我带着一岁多的孩子，坐在回老家的高铁上，第一次指给懵懂的孩子看云安中学的时候，我就想，以后只要陪孩子坐高铁，打从“安中”门口路过，我都会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告诉他：“这就是爸爸上班的学校！”我相信，孩子长大后会越来越理解他父亲的选择。你看，孩子的小手趴在车窗上留下的印痕，恰好框住了“安中”的轮廓。

